

周易外傳卷六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譏

繫辭下傳第一章

爲治水之術者曰陘其所自溢是伯鯀之術而白圭襲之者也則爲安身利用之術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從生亦猶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國自足以勝之驚其无涯而陘以徼幸禁其必動窒其方生汨亂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動也則曰不動不生不生則不肇乎吉不成乎凶不貽可悔不見其吝而以逍遙乎蒼莽解脫乎火宅嗚乎无以勝之而欲其

不生則將謂稻麥生夫饑絲麻生夫寒君師生夫亂父母
生夫死亦奚爲而不可其云大盜生於聖人無明生於知
見猶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爲古今之
大害而視之若仇讎乃要其所挾則亦避禍畏難之私與
禽獸均焉而已矣夫聖人亦旣知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矣而吉者吾道也凶者吾義也悔者吾行之幾也吝者
吾止之時也道不可疑義不可避幾不可逆時不可違恆
有所奉以勝之故衿衣鼓琴而居之自得夏臺羑里而處
之不憂怨艾以牖其聰明而神智日益退抑以守其堅忍
而魄骨日彊統此者貞而已矣惟其貞也是以无不勝也

无不勝則无不一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動則亦惡從而禁之天地所貞者可觀而明晦榮凋弗能禁也日月所貞者可明而陰霾暈珥弗能禁也天下所可貞者君子之一而得失憂虞弗能禁也當其吉不得不吉而固非我榮當其凶不得不凶而固非我辱如曰无吉則无凶无凶則无悔吝則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廬者也則莫如舍野人而禽魚禽魚无所吉而凶亦不先覺也則莫如舍禽魚而塊土至於塊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終古而殯然自若也乃天既不俾我爲塊土矣有情則有動且與禽魚偕動焉抑不俾我爲禽魚矣有才則有動且與野

人偕動焉抑彼自謂紬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實思以易天下有道則有動必將與君子偕動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貿貿胡不如禽魚之狃狃胡不如塊土之冥冥以搖天下蕙畏儉安者而自命爲道嗚乎勿憂其无冥冥之日也死則亦與塊土同歸動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終離則虛極靜篤亦長年永日而宴安矣故其爲道也與禽爲嬉與魚爲泳與土爲委與野人爲儉與死爲滅與鬼爲幽乃其畏凶而憚悔吝也畏死而已矣畏凶者極於死畏悔吝者畏其焦肺怵心以迫乎死然而與死爲徒焉此无藉之子逃桁楊而自雉經之智計亦惡足比數於

人類哉其爲心也非无所利於吉也畏不得吉无可柰何而甯勿吉也夫君子則无所利於吉而何畏乎非吉故守貞而一之而道乃无窮其視天下不可无吉也无吉則道不行不可无凶也无凶則義不著不可无悔也无悔則仁不復不可无吝也无吝則志不恆故不知進退存亡而龍德乃備不憚元黃之血而天地以雜而成功則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動者道之樞德之牖也易以之與天地均其觀與日月均其明而君子以與易均其功業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離乎死之不動之謂也彼異端者導翁嫗嚮粟之欲守稚子衽席之逸雖鬼瑣曼

延而慮不出乎此乃竊大易之言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
一而凶三天下皆羿之穀不如窒其動以絕其源洄湍汪
漾亦何從而測其所歸哉

樂行而不釋其焦勞憂違而不改其訢適貞夫一矣則得
失皆貞也吉凶悔吝可以俱忘而奚有於卜筮以審其疑
邪夫天下之有所大疑者二得之思保之未得思致之未
失思存之失而思安之位也財也天下之得失盡於此而
已矣蔑君罔親而圖之者姦人也詘節芟廉以利之者庸
人也圖功取譽而終身以之者當世之士也如是則聖人
獎當世之士而啟庸愚姦宄以爭疑信於不必得之中則

何貞之有哉曰非然也位者仁之藏

何以守位曰仁仁字當如字

財者

義之具也故天下无吉凶而吉凶於財位君子无吉凶而財位有吉凶此所謂與百姓同其憂患者也察原觀化渾萬變而一之渾涵於仁義之大有則位惡得而不寶財惡得而不聚乎且位惡從而設於倫類財惡從而流行於事物哉愚者見位知其貴而已也而驕肆以喪其仁愚者見財矜其富而已也而鄙吝以墮其義故位非其位而財非其財若夫位則有所自設矣若夫財則有所自殖矣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胥爲生也舉蚊行喙息高騫深泳之生彙而統之於人人者天地之所以治萬

物也舉川涵石韞專榮落實之生質而統之於人人者天地之所以用萬物也胥爲人矣舉彊武智文效功立能之生理而統之以位位者天地之所以治人也舉賦質修事勸能警惰之生機而統之以財財者天地之所以用人也不得其治則叛散孤畸而生氣不翕天地於此有不忍焉不任以用則委棄腐萎而生道不登天地於此有不倦焉故翕天下以位而人統乎人人乃以統乎物登天下以財而人用乎人人乃用乎物故天地於其所生无所憖置於已生之餘莫之喻而喻使之自相貴而位以定莫之勸而勸使之交相需而財以庸然則位者天地不忍不治之仁

因以秩之財者天地不倦於用之義因以給之聖人欽承
於天而於天步之去畱天物之登耗單心於得失之林弗
容已矣其得也吉也其失也凶也其悔也欲其得也其吝
也戒其失也請命於天與謀於鬼大公於百姓興神物以
使明於消息存亡之數尙德而非以獎競崇功而非以導
貪而天地之德亦待聖人而終顯其功嗚乎彼驕語貧賤
何爲也哉金夫不有躬非其財也負乘致寇至非其位也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以安位也困于赤紱乃徐有說以節
財也非然者貧其身以貧萬物異於牀而喪資斧賤其身
以賤天下折其足以覆公餗於陵仲子以餒成其不義延

陵季子以讓成其不仁君子將厚責之況乎創越人熏穴之言拾食蛤遨遊之說桎梏寶命塵垢天物以絕仁棄義而利天地之生者哉故聖人之於易也據位財爲得失以得爲吉以失爲凶以命之不易物之艱難爲悔吝與百姓同情與天地同用仁以昌義以建非褊心之子所可與其深也故洪範以福極爲嚮威春秋以失地亡國爲大惡誠重之也非徒與陶猗爭區區之廉莽操爭硜硜之節也

第二章

法象莫大乎乾坤法皆其法象皆其象故曰大也資始資生而萬物之數皆備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皆得是盡天

下之象而无以當之故佃漁耒耜以給養交易以利用弧矢門柝以禦害舟楫服乘以致遠宮室棺槨以衛生而送死書契以紀事而載道民用之所以浹王道之所以備而皆不足以當乾坤衣裳之垂其爲生人之用亦與數者均爾且其始於毛革繼以絲枲冬以溫夏以清別嫌疑厚廉恥猶其切焉者也若夫上衣下裳施以繡閒以繪采以五章以十二配以六冕綴以鞅佩應乎規矩中乎準繩炎非以適寒非以溫爲之也勞服之也若贅乃聖人獨取乾坤之法象以當之而以天下之治繫之嗚乎孰有知其爲天地之大經人禽之大別治亂之大辨以建人極而不可毀

者乎夫法象之於天地亦非有其功德之切與於人物者也縣日月星辰於上而人有不可法之知奠海嶽邱原於下而人有不可效之能始有所以始而可觀者非能爲美利生有所以生而昭著者非能爲變蕃然而文之所著變之所自察理之所顯化之所自宜无功之功啟羣倫之覺无用之用安萬彙之宜天地不事以其德業簪簪與萬物寡過而治莫尙焉矣故水火雷風不能越其廣大六子五十六變不能亂其崇卑大哉法象乎而生人之事聖人所以繼天而致治者孰足以當此乎天位尊地位卑上下定矣天成象地成形文章著矣上下定故萬物戢然而不敢

干文章著故萬物訢然而樂聽其命戢然而不敢干訢然
而樂聽其命則天地可得而治萬物人可得而治物君子
可得而治野人而非此者則亂古之聖人思有以治天下
而其心殫矣久而乃得之於法象焉人之所可受吾治者
惟其敬愛而已矣恍然不敢干之心生則敬興訢然樂聽
其命之心生則愛生觸目而天地之法象在焉莫或不敬
也莫或不愛也人成位乎中而君子者野人之耳目也人
成位乎中則可以效法天地而无慙君子爲野人之耳目
則利用其敬愛法象之心以作其敬愛而受治故衣裳之
垂也上下辨焉物采昭焉榮華盛焉潔齊以示无散亂也

寬博以示无虔驚也天地方圜之儀則天產地產之精華
咸備焉陰陽損益之數律度規矩準繩自然之式咸在焉
以示人極之全也而天下悉觀感以生其敬愛於是而聖
人者亦有其无功之功以與天地相參故惟衣裳可以配
乾坤而非他制器尙象所得而擬焉者也嗚乎衣裳之於
人大矣哉可敬者義之府也可愛者仁之縕也是善惡之
樞也生殺之機也治亂之司也君子野人之辨也而尤莫
大乎人禽之別焉鷖鵠負葉以覆露水鶴畜舉以禦寒歐
蛋文身以辟蛟□□□□□□□□□□食衣裳之利而去其文
无以自殊□□□□□□□□□□則乾坤之法象亡矣黃

帝以前未之備也及其有之而乾坤定趙□□以後淪於
替也寢以亂之而乾坤傷妲己男冠以亡殷何晏女服以
覆晉宋齊邱羽衣而裁及其身王旦披緇而辱逮於死小
變而流於妖禍發於當年大變而濫於□□且移於□□
矣古之聖人法象治之而有餘後之王者干戈爭之而不
足易曰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殆易毀而乾坤□
□□□□□夫

第三章

天下无象外之道何也有外則相與爲兩卽甚親而亦如
父之於子也无外則相與爲一雖有異名而亦若耳目之

於聰明也父生子而各自有形父死而子繼不曰道生象而各自爲體道逝而象畱然則象外无道欲詳道而略象奚可哉今夫象元黃純雜因以得文長短縱橫因以得度堅脆動止因以得質大小同異因以得情日月星辰因以得明墳埴壚壤因以得產草木華實因以得財風雨散潤因以得節其於耳啟竅以得聰目含珠以得明其致一也象不勝多而一之於易易聚象於奇偶而散之於參伍錯綜之往來相與開合相與源流開合有情源流有理故吉凶悔吝舍象而无所徵乾非六陽无以爲龍坤非六陰无以爲馬中實外虛頤无以養足欽鉉斷鼎无以烹推此而

言天下有象而聖人有易故神物興而民用前矣漢儒泥象多取附會流及於虞翻而約象互體半象變爻曲以象物者繁雜瑣屈不可勝紀王弼反其道而概廢之曰得象而忘言得意而亡象乃傳固曰易者象也然則彙象以成易舉易而皆象象卽易也何居乎以爲兔之蹄魚之筌也夫蹄非兔也筌非魚也魚兔筌蹄物異而象殊故可執蹄筌以獲魚兔亦可舍筌蹄而別有得魚兔之理畋漁之具夥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詩之比興書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禮之儀樂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統會其理舍筌蹄而別有得魚得兔之理舍象而別有得易之塗邪若夫言以明